

明通前卷十九至二十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九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子

周簡王

元年

閔壽夢元年

春晉伯宗夏陽說衛孫

以整夷陵
中國無辨
其矣

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左氏曰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

襲衛曰雖不可入爰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

宗曰不可衛唯信言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

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

求諸侯乃止師

還衛人登陴

不能俘獲
而徒使與
國生心

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左氏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謂韓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沈溺重脰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伏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遷于新田

六月鄭悼公卒

在位二年弟踰立是為成公

秋魯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屢之徒相
從耿徒邢
數世無寧
學者無此
老謀也

胡氏曰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閱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春秋特書侵以罪之也

冬吳壽夢來朝

吳越春秋曰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二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嗚呼哉禮也○前編曰按年表吳與魯會于鍾離當在簡王之十年

神往禮樂
不媿至德
家風

通鑑綱目卷之九
丁丑二年
鄭成公元年

吳伐邾

胡氏曰經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

夏五月曹伯朝于魯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侯齊侯宋公魯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

于馬陵

馬陵
衛地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
仲侯羽軍楚師囚鄆公鍾儀獻諸晉同盟于
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
歸囚諸軍府○胡氏曰楚師數起頻年伐鄭
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
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盟于馬陵而
書同盟者
同病楚也

吳入州來

巫臣固好
人之尤其
後構亂更
醜
楚共識見
每起

亦過

左氏曰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反乃止。楚子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共卽位。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犇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且彼若能利國家。雖衆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圍宋之役。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巫臣曰不可。子重子反怨巫臣。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恡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白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陳氏曰。吳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於上國。晉人爲之也。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后至。盟于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后至。吳之爲蠻久矣。其不敢自列於諸侯。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霸矣。○前編曰。按春秋。吳入州來。州來楚邑也。而不繫之楚。

通鑑綱目卷之九
此天下之變也。州來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郟，吳入州來以爲此，皆諸夏之憂也。言春秋者謂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天下之辭此類是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戊寅 三年 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軒按左傳：謂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于晉侯，殺之，而趙

氏滅武從姬氏畜于宮中史記則謂屠岸
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而趙氏滅程嬰匿趙
氏孤兒于山中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景
公公乃召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二說不
同又按劉向說苑及邵氏經世曆述趙武
始末俱與史記同愚意劉邵二子皆博極
羣書必有所據而劉又近古或非浪說也
且春秋本魯史而作而左傳亦據魯史釋
經其於他國事故多畧而未詳耳前編謂
屠岸賈殺趙朔自是一事莊姬譖殺同括
又是一事雖若意說理或然也近世學士
家多稱史記之說豈非以說苑經世爲證
邪

秋七月使召伯錫魯侯命

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也何爲賜命乎春秋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

冬十月晉侯使士燮聘魯魯叔孫僑如會晉上

燮齊人邾人伐邾

左氏曰晉士燮聘魯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伐失信

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
不得事君也燹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
會伐郟○胡氏曰吳初伐郟季文子固憂之
矣然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得已也
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晉侯之爲盟主可
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
其不能自立亦可知矣○前編曰晉方通吳
教之伐楚而巳有爭郟之役結夷狄以謀夷
狄者亦不可不戒也然則晉之於郟豈如
何救之於前卹之於後其全中國之義乎

巳卯四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杞伯同盟于蒲

以貽成
口不免此
後覆

左氏曰初晉侯使韓穿於魯言汶陽之田歸
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
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
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
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中一與一奪詩曰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
行父懼晉之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爲歸
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
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
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
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
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前編曰按

蒲之盟內則爲諸侯之貳外則爲召吳而吳不至則春秋何以言同盟晉將以是同諸侯爾是同也與清丘之同一也

秋齊頃公卒

在位十七年子環嗣

是爲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楚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曰晉執鄭伯春秋稱人者旣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非伯討也楚救鄭削而

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卽華正也。今以重賄，又與楚會，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

鄆。

左氏曰：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人入鄆。莒無備，故也。○林氏曰：鄆，莒別邑也。春入稱人，書法與會同。

秦人白狄伐晉。

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
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經稱
人貶辭也

鄭人圍許

左氏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
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
紓晉使晉
必歸君

晉侯歸楚鍾儀于楚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左氏曰晉侯觀于軍麻見鍾儀問之曰南冠
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

一舉一動
不忘君父
者矣

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大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貳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士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而歸之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庚辰

五年夏晉侯會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